

文學研究叢書

蘇曼殊書信集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蘇曼殊書信集

1948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9374B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一版

蘇曼殊書信集 全一冊

定價國幣

著	者	蘇	曼	殊
發	行	人	沈	東
出	版	者	中	央
發	行	所	中	央
			書	店
			書	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全國各大書局 均有代理批發

蘇曼殊書信集目錄

與劉三書（丙午七月蕪湖）	……………	一
與劉三書（丙午八月蕪湖）	……………	二
與劉三書（丙午八月蕪湖）	……………	二
與盧仲農盧謙之書（丙午八月上海）	……………	二
與劉三書（丙午九月杭州）	……………	三
與劉三書（丙午九月上海）	……………	四
與劉三書（丙午十月上海）	……………	五
與劉三書（丙午十一月上海）	……………	五
與劉三書（丙午十二月上海）	……………	六
與劉三書（丁未五月日本）	……………	六
與鄧繩侯書（丁未五月日本）	……………	七
與劉三書（丁未七月日本）	……………	八
與劉三書（丁未八月上海）	……………	一〇
與劉三書（丁未九月上海）	……………	一一

與劉三書（丁未九月上海）	……………	一二
與劉三書（丁未十月上海）	……………	一二
與劉三書（丁未十月上海）	……………	一三
與劉三書（丁未十一月上海）	……………	一四
與劉三書（戊申十一月日本）	……………	一四
與劉三書（戊申二月日本）	……………	一五
與劉三書（戊申二月日本）	……………	一六
與劉三書（戊申二月日本）	……………	一七
與劉三書（戊申二月日本）	……………	一七
與劉三書（戊申三月日本）	……………	一七
與劉三書（戊申三月日本）	……………	一八
與劉三書（戊申四月日本）	……………	一八
與劉三書（戊申八月上海）	……………	一九
與劉一書（戊申八月杭州）	……………	一九
與劉三書（戊申八月杭州）	……………	二〇
與劉三書（戊申九月上海）	……………	二〇
與劉三書（戊申九月南京）	……………	二一

與劉三書（戊申十月南京）……………	二二	與劉三書（壬子二月杭州）……………	三八
與劉三書（戊申十二月上海）……………	二三	與劉三書（壬子三月上海）……………	三九
與鄧繩侯書（己酉閏二月日本）……………	二三	答蕭公書（壬子三月上海）……………	三九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二四	與默君女士書（壬子三月上海）……………	四〇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二五	與悲華書（壬子三月上海）……………	四〇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二六	與葉楚儉書（壬子三月上海）……………	四〇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二七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三月日 本）……………	四一
與高天梅書（庚戌五月爪哇）……………	二八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三月日 本）……………	四一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庚戌五月爪哇）……………	二九	與高天梅書（壬子四月上海）……………	四二
與費公直書（辛亥四月日本）……………	三〇	與劉三書（壬子四月上海）……………	四二
與費公直書（辛亥四月日本）……………	三一	與劉三書（壬子五月日本）……………	四三
答馮德利牒湘處土書（辛亥七月爪哇）……………	三一	與海上諸友人書（壬子六月日本）……………	四三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辛亥十月爪哇）……………	三六	與某君書（壬子七月日本）……………	四三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一月爪哇）……………	三六	與鄧以塾書（壬子七月日本）……………	四四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二月爪哇）……………	三七		
與黃晦聞蔡哲夫書（壬子二月上海）……………	三八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四五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四五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四五
與馬小漁書（壬子十月上海）	四六
與劉三書（壬子十一月上海）	四七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四七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四七
與鄧以蟄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四八
與鄧慶初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四八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五〇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五〇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五一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上海）	五一
與柳亞子書（癸丑二月安慶）	五二
與鄧桐蓀書（癸丑三月上海）	五二
與柳亞子書（癸丑三月上海）	五三

與鄭桐蓀書（癸丑四月上海）	五三
與劉三書（癸丑五月盛澤）	五四
與某公書（癸丑五月盛澤）	五四
與劉三書（癸丑五月蘇州）	五五
與劉三書（癸丑六月蘇州）	五六
與陳陶怡書（癸丑九月上海）	五六
與鄭桐蓀書（癸丑十月上海）	五七
與沈燕謀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五七
與沈燕謀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五八
與陳陶怡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五八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五九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五九
與劉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五九
與葉楚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六〇
與葉楚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六〇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一

蘇曼殊書信集 目次

四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一	與陳陶怡書（甲丑十月日本）	七〇
與平智礎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一	與劉三書（甲丑十月日本）	七一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二	與劉三書（甲丑十月日本）	七一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二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一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三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二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三	與陳陶怡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二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四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三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五	與劉三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三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五	與劉三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四
與平智礎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五	與柳亞子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四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六	與平智礎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五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六	與劉三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五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六	與徐忍茹書（甲寅正月日本）	七六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六七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七六
與柳亞子書（癸丑正月日本）	六八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七七
與陳陶怡書（癸丑正月日本）	六八	與劉三書（甲寅二月日本）	七七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	七七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	七八
與劉三書（甲寅二月日本）	……	七八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	七九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	七九
與沈燕謀書（甲寅三月日本）	……	七九
與沈燕謀書（甲寅三月日本）	……	七九
與沈燕謀書（甲寅五月日本）	……	八〇
與徐忍茹書（甲寅六月日本）	……	八一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	八一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	八一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	八一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	八一
與邵元冲書（甲寅八月日本）	……	八二
與鄧孟頌書（甲寅八月日本）	……	八二
與鄧孟頌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	八三
與鄧孟頌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	八三
與孫伯純書（乙卯正月日本）	……	八五

與孫伯純書（乙卯正月日本）	……	八五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	八六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	八六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	八六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	八七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	八八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	八八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	八九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	八九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	八九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	八九
與柳亞子書（乙卯五月日本）	……	九〇
與徐忍茹書（乙卯七月日本）	……	九一
與徐忍茹書（乙卯八月日本）	……	九一
與徐忍茹書（乙卯九月日本）	……	九二
與徐忍茹書（乙卯九月日本）	……	九二
與沈燕頌書（乙卯九月杭州）	……	九二

- 與楊滄白書（丙辰十一月杭州）……………九三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九三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九四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九五
與邵元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九五
與柳亞子書（丁巳二月上海）……………九六
與柳亞子書（丁巳閏二月日本）……………九六
-
- 與蔡哲夫書（丁巳十月上海）……………九七
與蕭緝秋書（丁巳十月上海）……………九七
與蕭緝秋書（丁巳十月上海）……………九八
與丁景梁書（丁巳十月上海）……………九八
與蕭緝秋書（丁巳十月上海）……………九九
與柳亞子書（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九九
與柳亞子書（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一〇〇

蘇曼殊書信集

與劉三書（丙午七月蕪湖）

劉三我兄足下——申江別後，弟即偕仲甫東游，至處暑始抵皖江。過滬時因小疾未盡脫體，不克趨候高齋，細譚離緒，不能使人無怫鬱也。正在懷思，而達權來，詢知故人無恙，差慰下懷。弟日來寂處小樓，不覺秋深半樹，忽忽韶光，迄無成就，清夜撫心，殊堪自慚，吾兄其何以教我耶？邇聞葉君清漪亦在南京師範傳習所，常相見否？晤時代道念太炎先生現寓東京新宿，兄處常通信息否？少甫兄同住山頂，體弱異常，日以頹頹。此間學堂俱已開學，但須待來月方可上課也。海航兄起居入秋彌健否？弟甚欲過甯，與諸公譚別後事，以他緣行不得也。哥哥深望我兄與海航哥於中秋節來此晤譚數日，以抒積悃。餘非書所能究。七月念五日，曼殊稽首。

晤仲梁兄，幸爲我致意。

與劉二書（丙午八月蕪湖）

劉三我兄足下：——前月念旬肅具片楮，何久未蒙賜答，抑彼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海航哥都
不聞動靜，別來無恙否？秋風又一度矣。中秋前四日，曼拜。

賜教寄蕪湖赭山皖江中學蘇湜收。

與劉二書（丙午八月蕪湖）

劉三長者足下：——倉卒爲別，頰頰無已。昨日到蕪，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煥卿薇生與
曼日間當拂袖去矣，過江時或可再圖傾倒也。海航青漪兩先生均此。中秋後四日，曼拜。
七日來書接到矣。

與盧仲農 × 謙之書（丙午八月上海）

仲農謙之兩公台下——業風遽起，倉卒離羣，頽頽此心，想同之也。曼前於蕪得疾，至今尙未脫體，蕪約有難踐，公等慈悲，哀愍此病頭陀否？皖江風潮，一至於此，夫復奚言！兩公一點婆心，固惟梵天帝釋可表；奈何徽州諸公，必欲將總理毆死，卒致大局無可收拾，反謂總理破壞學堂，烏睹所謂佛性者乎？賢如兩公，尤不能使人無責備也。我聞有謂江君彤侯於中播弄，致有此次風潮，然耶否耶？非夷所思，曼亦與江君爲至友，如其有之，當願兩公切勸渠痛改前非，善果則不遠矣。亦大善士所不宜得已者耶？曼日來食不下咽，寢不交睫，靜坐思維，覓得一些消息。明春必買草鞋，向千山萬山之外，一片蒲團，了此三千大千世界耳！日間卷單南還故鄉，兩三月後，或可再來。情根未斷，觸此落葉青燈，蟲聲在壁，伏枕書此，聊當話別。兩公爲道爲人，尙須自愛蕪地故人，未另裁候。相見時，幸爲寒僧道念，不識今冬木脫草枯之後，可有機緣，於留春園中攜手同游，隨諸公後，盈盈池水，寒照額紋否耶？寒僧曼殊拜。

與劉二書（丙午九月杭州）

劉三長者台下——會少離多，曷勝海燕風萍之感。曼前日過滬，小住數日。至月之初四，停棹西湖，盈眸寂樂。杭中諸公，力留曼于佛教公所。曼恐爽留雲之約，故未允之。日間當返申，如可償留雲此願，則蒲團上具有華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餘無可言。西風滿天，伏維珍攝，以慰此葭蒼露白之思也。青漪海航兩公均好。九月六日，曼殊拜。

賜教乞寄上海四馬路時報館包朗生轉交。達權兄都不聞動靜，或因通書，幸爲我道念。

與劉三書（丙午九月上海）

劉三長者足下——初六日從西湖寄上片楮，已塵清鑒否？曼近日所遭，離奇古怪，待長者今冬回申，當極談耳。曼前離蕪時，已囊空若洗，幸朋友周旋，不致悲窮途也。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游，奈吾表兄尙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無可奈何，遷往愛國，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嗟夫長者，情何以堪？今不得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今冬長者返申，當

如數奉還。長者菩薩心腸，必不使我盈盈望斷也。愁次不盡欲言，當容續呈。敬叩講安。九月念三日，曼殊拜。

長者何日返申，望早示知之。

與劉二書（丙午十月上海）

劉三長者——前日令弟齋來惠札，並二十元，感佩明德，何可言喻。曼頃已由愛國女校遷來法租界八仙橋西江路鼎吉里第四號夏寓，賜教可逕寄來此處。惟此住址因友人約守秘密，故乞長者祕不以告人，幸甚。曼此後行止，尙未有定，比來寂處小樓學梵文耳。長者何時可以來申，慰此岑寂也。餘非書所能究，寒風蕭瑟，依望珍攝。青漪海航仲梁諸公處乞致聲。曼殊拜。

與劉二書（丙午十一月上海）

劉三長者台下——別來想道履冲和。曼抵滬不覺一週，無一事足爲長者道，迄未肅啓，幸恕我

也。曼寓法界鼎吉里，劍公先生常來，昨曾問及長者。少甫先生謂國粹學堂明春能否開辦，現尙未決，因經濟尙未籌定也。今寄上簡章一張，可知其大概。曼明日又要往溫州一轉，計浹旬可以返申。昔人詩：「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長者可想而知我爲况矣。十一月念一日，曼拜。

海航青澗兩先生均好。

與劉三書（丙午十二月上海）

劉公足下：——別後思心潭潭，書來良以爲慰，惟諸故人音塵遠隔，不能不頹頹於心耳。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於明日來申。寒衲送君南浦時，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而竟不果，其緣慳耶？寒凝切祈珍攝，以慰此馳想也。十二月十五日，博經合十。

與劉三書（丁未五月日本）

季平我哥足下：——違侍忽半年，每欲奉書，不知足下僑居何方，以是中止，望足下恕我也。納昨

冬自蕪至滬，月餘過西湖，少住數日回申，聞申叔謂曾會足下。爾時衲正欲覓足下一敘積愆，適因南事，須往溫州一行，耽擱旬餘，始得回申，而足下已回府矣。斯時衲在申貧乏已極，幸於達權兄處借來四十元，方得度此殘冬。嗣於元旦日同少甫，少甫夫人航海而東，今住東京，已閱五月，日間捨學梵文學畫外無他事，第不得足下近况，殊耿耿耳。暇時乞作書示我，以證前緣。衲今後決意與太炎先生同謁梵土，但行期現尙不能定，申叔亦未定回國之期。足下今後行蹤，務望示明。達權海航兩公，近在何處？或因通書，乞代爲致意。他日回國，必期與故人傾倒耳。餘未細陳，容當續呈。肅此敬叩清安。西歷六月廿八日，曼拜。

惠書望寄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曼收可也。

查中華書局民國十三年出版二十世紀陰陽合歷，丁未年西歷六月廿八日即舊歷五月十八日，編者記。

與鄧繩侯書（丁未五月日本）

申侯居士——違侍半年，道體如何？想清豫耳。前此由少甫拜讀居士贈詩，未能忘弭。納自元旦東渡以來，舍學梵文畫外無他事。今梵文典首卷已成，先將告白奉上，以塵清鑒，頃又蒙陳仲居士爲題一詩云：『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羅典文章曾再世，悉曇天語竟銷聲。衆生繭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本願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居士暇時，務希惠我一詩，以光卷帙，此實屬前緣不淺，乞勿見却。納今決意於此數年西謁梵土，審求梵學，雖慧根微弱，冀願力莊嚴，想居士亦以爲然也。陳仲循叔兩公常相過談，殊不廓落，致幻影一幅，亦達此馳戀耳。曼殊拜。

與劉三書（丁未七月日本）

劉三老哥足下——前此遷居，方付上片楸，託秋枚轉致，今始拜讀十八日來示，此五朵雲之從天飛下，喜可知也。又悉諸故人無恙，大慰下懷。老哥停棹西子湖邊，詩懷必盛，何不示我一二？得以愁餘朗誦，如與君同客秣陵景况也。曼現在東，無一事堪告故人，但多疾病，靜居終日。待二三月後，申公老太太抵此，方能往鄉下與母親同住。老哥與石君丹生同寓否？去冬舟中與石君握別，行將一載，石

君無恙耶？前月戴君鴻渠來東京游，與曼相遇，友愛如昔。今戴君已返大阪，寓大阪北區上福島北一丁目七十一，一安靜館。前此又遇吳君中俊（果超，江蘇金山），彼云曾在江南陸軍小學，故識余，並問及老哥。後戴君往訪其居，已他遷不遇，想近日回國，老哥知其人否？曼春間妄作梵文典一部，枚公命速將付梓，後以印人索價太奢，（蓋日本尙無此種字母，惟歐洲有之，且有英文插入，故難。）現尙束之篋底。過蒙諸大德賜序，爲卷帙之光，今附寄告白，以塵清覽。又申夫人集畫譜一冊，但願老哥湖山游倦時，各作一序，（曼殊畫譜序，梵文典序。）或詩詞贈我；又望代屬劍公錫我數章，卽無上樂。曼決心西游印度，專學古昔言文，願以托鉢之身，未能籌得路費，置之徐圖而已。（前在滬借兄之款，迄未奉還，抱歉之至。叨在故交，敢乞容其時日耳。）曼現暫寓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瑜伽師地。如賜教言，望寄此處。以後鄉居住址情形，爲當相聞。海航達權兩公，久不聞問，或因通書，幸爲道念。附寄書三冊，啓文八冊，望老哥將此啓文贈諸居士，當是功德無量矣。又致相片數幅，一爲吾幼時隨大父大母所照，一爲吾母撫余，一爲吾姊。吾大父大母棄余數年，今惟吾母吾姊，與曼三人形影相依。爾已。附寄一絕，曼不能作詩，乞爲教正，覆我，感甚。

與劉二書（丁未八月上海）

季平我兄足下：——在東拜讀手示，已經奉答，并付上書籍數冊，相片四張，想已塵清鑒。曼昨由東京回滬，本欲趨杭一叩高齋，并小住西湖。友人均勸曼勿行，蓋曼歸時在長崎旅館沾寒疾，臥牀八日，回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曼抵滬時，適申公老太太前數日已東渡，（聞令弟子守民亦已東游。）今無有住留之處。舊交都不相逢，殊難爲計，今決於此少作勾留，即返東與母親同居。此次由東臨行，在家姊處籌得九十元，今以一病用罄。昨日向黃晦聞君處借得元餘，作零用耳。故今欲再問兄處告借四十元，去冬借款迄未奉還，殊大失信，雖在知交，然無時不耿耿也。今曼於他處告貸無門，惟待兄款一到，即行東歸。後此情形，容當續陳。肅此敬頌起居，不勝待命之至。

款乞寄至上海鐵馬路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黃晦聞君轉交蘇湜可也，蓋曼現暫居此處。八月二十二日，弟曼拜。

與劉二書（丁未九月上海）

季平我哥垂鑒——前抵滬奉上一箋，向兄再借四十元，作返東路費，今將二句，尙未蒙賜覆，日以悵悵。抑兄尙未接吾信否？弟今居此，日復一日。前鄉友借去三百餘元，弟已寄書速其來申，弟今亦杳無消息，殊難爲計。今再乞兄爲籌一款寄下，俾得早日成行，免虛擲韶光。歸東後當籌還，否則尙望兄有以教弟也。餘未細陳，卽請清安。九月十一早，弟滬叩。

寄教乞寄黃君晦聞轉交蘇滉，幸甚。

再啓者，前在東寄上書籍相片等件，均妥收否？兄作書未免太略，我兄爲况，及明春行止如何，乞詳示之。兄如能設法，令弟時得追隨左右，卽大快事。蓋弟舍與故人留連風景之外，無一足以消憂也。兄意何如，乞早教我，以定去留。弟以滬濱非久居之地，且無故人，不得不急謀返東，奉母居鄉。兄如能爲謀他往，則無不可。唯兄知弟情形，必有以教我。

與劉二書（丁未九月上海）

劉三我兄足下：——十二日接到覆書，并洋十五元，感激無已；適兄經濟拮据，愧甚。弟現舟資未足，故未能定期東渡，日與去病先生對牀風雨，意極可親。前劍公吹萬兩公來申，酒家相談數日，樂甚，惟咸以不見兄爲憾耳。劍吹兩公已往淞江矣，兄何時可以來申，得聚首之樂耶？少公無一書至，其老太太及令弟子等於前月東渡，今尙未見來信，殊耿耿。兄捐入天義之款，弟判東卽交申公便是。申公忙甚，不易抽身回國。兄近日詩懷，又饒幾許？前寄晦聞大作，殊妙殊妙。曼昨夕於佩公筵上，得一晤梨花館，彼殷殷爲問劉三何處，兄其速來一醉謝彼否乎？餘未細陳，順頌起居彌健。九月十五日，曼拜。

與劉二書（丁未十月上海）

劉三我哥足下：——匆匆握別，無一書至，殆以曼根器淺薄，不屑教誨。見棄之速，情奚以堪？曼前此所爲，無一是處，都因無閱歷，故人均以此疎曼，思之成瘳。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曼處境苦極，

深契如兄，豈不知之？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嗟夫劉三，曼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未足，未能豫定行期。曼下月初可以返東，頃已謝絕交游，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天寒風厲，依望珍重。暇時望有以教曼也。十月二十三，弟曼殊頂禮。

與劉二書（丁未十月上海）

劉三我兄足下：——謹接二十七日賜復，知不棄，快慰何言？至云責兄，則余豈敢？前書如怨如訴，蓋鬱拂使然，寧如兄有湖山佳致，黃酒消憂者哉？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堅辭不得，兄聞之，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幸憐我也。頃須俟劍妹來，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月尙未來，殊邑邑。昨聞效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未知確否耳。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第何所因，能見告否？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滬濱，以留東費用繁浩，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諸凡不便故也。近日功課忙否？暇時乞兄爲我署「翁山女語」四字（或加「屈」字），各如錢大，蓋家母將以女語

付剞劂，流傳日本。女語一卷，出屈大鈞廣東新語，此係清朝禁書，兄見過否？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已就否？如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爲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曼今年二十四。）奉寄國粹學報一冊，天義二冊，社會主義講習會報告一紙，乞檢收。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連日寒凝，又無緣侍兄左右，伏維珍重，以慰勞想也。十月二十九日，曼殊頂禮。

與劉三書（丁未十一月上海）

劉三足下：——前日奉寄一櫛，書三冊，妥收未曼。今夕東行，約下月再來。晦公亦定月杪南還。何日返申？比來清閒否？倚裝匆匆，未盡欲言，沍寒珍攝爲慰。初六晨，曼拜。

石公無恙否？幸致意。

與劉三書（丁未十一月日本）

劉三足下：——別來匪夕不思，今旅次長崎，由東京轉來手教，未開械時欣喜無極，至誦大作，則不禁潄潄墮淚也；真知我者惟公耳，卽作畫紀之。日間往東京，將以入銅，然後寄上。南入印度尙未有期，公明春行止如何？昨日爲陽歷元旦，此間不甚冷。餘容續呈，致日本雜誌兩冊，不足道也。元瑛叩。

查二十世紀陰陽合歷，陽歷元旦爲舊歷十一月廿八日，則此信應是十一月廿九日所寫，編者記。

與劉三書（戊申正月日本）

劉三足下：——申叔伉儷西來，詢知足下平安。前此寄上一信，并日文雜誌四冊，天義第八九十號合一冊，均託秋枚轉致，妥收未？曼現暫寓神田猿樂町一丁目二番地清壽館，日間須往橫濱病院靜養，蓋得肝跳症也。足下賜教，乞寄申叔轉交無誤。申叔下月遷居，曼病愈後亦同住。申叔云：足下今春尙至杭，不致多生煩惱矣。曼比來甚思佩，忍晦聞天梅諸公無恙否？乞足下轉告天梅，萬梅圖寫就多日。前者借足下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之圖，并懷人之作三十餘幅，均待鏤入銅版，然後一一寄呈。

故人耳，達權婚事如何？晤時乞道念。曼貧病交加，返國之期未有定。現欲進真宗大學，唯取其梵文一科耳，正在與南條博士商量，可否尚未決也。足下功課以外，作何道遣？曼專讀裴其麟詩，亦不求甚解也。幻影一幅，敬煩轉致亞盧先生，幸甚。正月廿五日，曼殊拜。

與劉二書（戊申二月日本）

季平足下：——少病少惱不前，由橫濱病院呈上一函，并致亞子相片一張，想妥收矣。曼現欲進真宗大學，修習梵文，但可否尚未決定。近日只讀擺倫詩，爲消遣計。足下居杭，湖山幽峭，致足快意，尙憶有天涯行脚僧否？曼南行尙未可期，足下行止，務望時時見告，至感至感。頃檢得足下故交玉照，卽將奉還。曼比來甚覺懶散，交遊亦寡，惟二三知己，匪夕不思耳。餘容續陳，敬叩道安。二月五日，弟曼殊合十。

復示請寄東京鞠町區飯田六丁目二十一番地何震轉交。

與劉二書（戊申二月日本）

前上兩書，均託鄧公轉交閣下，已收到否？曼現一無所事，如九月尙留此，當進真宗大學。閣下如暇，慰我一書，幸甚。餘容續陳，此間動定。曼殊拜。

附奉日文雜誌兩冊，乞查收。

與劉二書（戊申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春序將謝，繫念無時。前日方去一櫛，并書數冊，遽接初十日手示，并扇面一張。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全愈時當勉應命，一面代請三聲，開爲公題字。曼西歸尙未可期，南條四月赴西京，暫不能進真宗。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採恨，奈之何哉？天涯瞻奉，臨書惘然。二月二十七日，曼殊娑禪裏。

與劉二書（戊申三月日本）

劉三足下——前此拜接一書，未及奉覆，今又接一楸，似落落不歡，爲之惕然。伯齡已過余兩次，因病臥未與之暢談。曼現逸寓友人處，日間或入病院。前有相片一張，書籍三冊寄上，妥收未扇面早已收到，不敢草草了事，尙乞原宥，小病稍愈，當勉應命耳。今又寄去相片一張，乞查收作覆。春序將謝，諸祈珍重。此肅順叩撰社。西歷四月二十二日，曼殊頂禮。

查陰陽合歷，西歷四月二十二日，卽舊歷三月廿二日，編者記。

與劉二書（戊申四月日本）

劉三足下——久不接公書，殊勞懸念。春序已謝，道履何似？前來扇面，尙未寫就，蓋近日心緒亂甚，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而少公舉家遷怒於余。余現已遷出，飄泊無以爲計，欲返粵一轉，奈無資斧，故只可沿門托鉢。公暑假可到申否？曼日坐愁城，稍得路費，當返羅浮，靜居數月，然後設法南行。

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前去信一封，相片三幅，何以久無覆音也？天梅佩，忍諸公別久矣，或因通書，幸爲致意。餘容續呈，卽頌清安。四月八日，曼拜。

與劉二書（戊申八月上海）

鑄三侍者——人皆謂公赴吉林，無由問訊，詩人邊外，亦意中事。比自日本歸，方知公尚在武林，喜可知也。瑛是役欲南還故鄉，少住羅浮，然後西入印度。舟經滬上，忽得痢疾。南行終未果。寄去文學因緣一冊，乞叱正之。公前有摺扇，仍在東京，待末底居士書就，瑛當謹承命耳。末底無畏，同心離居，言之有餘恫焉。公意來申，否思心彌結矣。瑛拜。

瑛現住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六號，賜教乞寄枚公或少屏轉交，幸甚。

與劉二書（戊申八月杭州）

鑄三侍者——前在申寄上一櫛，文學因緣一冊，想已塵青鑿矣。瑛居白雲庵（在雷峯塔下）

已數日，主持得山意周諸師，均是超人。公如暇，乞過我一敘，樂何如之？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十八日。元瑛叩。

與劉二書（戊申八月杭州）

拜啓：貴介來，知玉體有吝。爲寒疾所苦。今已平善耶？又惠借十四元，感愧無已。明日當行。拙詩蒙斧政，不勝雀躍。得山得公書楹聯，亦歡喜無量。前丹生兄來紙已塗就，乞公爲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數字致之，並代云丹兄勿戒，是未用心也。匆匆此叩清安，瑛叩。

與劉二書（戊申九月上海）

季平足下：別來窮居寡郵便，久不修書奉候，罪罪。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約瑛速去，故明晨束裝，大約下月來申。公起居奚似？此後賜書，可寄海航兄處，第未知渠在否？容到寧再奉書足下耳。匆匆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九月十一日燈下，元瑛拜。

再啓者。如見得山，謂曼遲，日爲致書彼也。

與劉三書（戊申九月南京）

鑄三侍者：——西湖別後，得楊仁山長老命，故於十三晚抵寧。昨日見航公，喜甚。足下起居如前否？此處校務均已妥備，現向鎮江揚州諸大刹召選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文，聞是李曉敦先生，講經卽仁老也。看二三年後，僧衆如能精進，卽遣赴日本印度，留學梵章，佛日重輝，或賴此耳。得意周師處，不及另言，如足下得暇，望將此信轉達白雲庵，幸甚。寧地已冷，出入未便。瑛冬候當返申。足下何時至滬？屆期望將地址示知，以便聚談。航公闔府遷居此土，聞今冬不至滬云。瑛現住仁老公館內，諸事尙適，不似前此之常出交遊也。今午，杭州夏會佑居士來此相見，居士深究內典，殊堪佩服。瑛於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餘齡，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謹保我佛餘光，如晦蔽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十餘年前，印度有法護尊者（達波磨羅）寄二書仁老，蓋始創摩訶菩提會，弦揚末法，思召震旦僧侶共住者。昨仁老檢出，已屬瑛翻成華文矣，異日將原函一併印出，當奉台

覽。現在該會如何，尙未諦審。仁老云：當時以無僧侶能赴其請，傷哉。瑛比來屏棄諸緣，日惟養靜聽經而已。足下作何消遣耶？餘容續呈。此叩道履萬福。得山意周兩大和尚均候。十七日，元瑛頂禮。

賜教乞寄至南京延齡巷池州楊公館蘇子毅收爲安。

與劉三書（戊申十月南京）

劉三足下：——前兄處轉來達權信已收到。兄何不與衲一言，抑怒衲耶？衲任學林工課，每晨八時直至十二時，疲甚，故久未修書奉候，望見諒耳。海航終日伴其夫人，不敢出門一步。殊可憐矣。少公已返國，衲前日過滬，日餘卽返。聞佩公亦於月杪至滬。兄何時返申？暇時尙望寄衲數言。歲末衲或返東，今冬滬上，必當握手相笑耳。昨得晦聞來信，居香港背山面海，意殊自得，勸衲不應爲入世之想。仁山老居士創設學林，實末世勝事，不敢不應赴耳。兄何以見教耶？二十一日，衲元頂禮。

達權地址，敬乞示知爲感。

與劉三書（戊申十二月上海）

劉三侍者——前到滬時上一楸，尙未收到耶申公伉儷，今日歸家，數日卽來。衲亦束裝東歸。昨聞兄日內抵滬，竟不獲一握手，豈不憾事？衲此後亦不赴甯。餘容續陳。兄如賜教，乞寄至東京神田猿樂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陳仲轉交元瑛。十一晨，衲元瑛頂禮。

與鄧繩侯書（己酉閏二月日本）

繩侯先生函丈：——拜別累年，孺慕之誠，無時忘弭。祇以塵勞行脚，修候缺如，耿惕奚似。昨冬內渡，一過秣陵，以爲必得良會。未及三月，卽又東行，其緣慳耶？晚現居江戶，一無所事。仲甫慶初以蟄三兄，常相聚首，尙弗覺其寥寂。聞以蟄兄夏期返國，屆時當勉作畫一幅，順託帶上，以達萬里之懷，非敢言畫也。此後西歸，尙未有期，但願隨緣消歲月耳。拜謁未從，臨書神溯，恭叩清安。閏二月十九日，晚曼殊頂禮。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愛友垂鑒：別將半載，無時不思，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卽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及今未聞動定，少病少惱，不行脚僧皮囊如故。思維疇昔，隨公左右，教我爲詩，爲今東塗西抹，得稿盈寸，相去萬里，反不得公爲我點鐵，如何如何？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尙望答我一楸，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耶？雪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當速呈上，以證心量。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先是見翻譯名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心滋疑惑；及今讀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攷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今時所證皆確。雪常以經典載印度事實，質之婆羅門僧，無一毫支離。

而西人所攷，多所差舛。今新學人咸謂支那乃秦字轉音，實非也。故附書之，以問吾公。雪西歸尙未有期，心緒萬千，付之滄波一棹耳。四月初二日，雪蜨頂禮。

賜教乞寄日本東京神田小川町四十一川又館王盛銘君轉寄，幸甚。

再啓者，海航哥久未通書，或因通信，乞公爲我問默君爲况何似？

與劉二書（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託枚公轉去一函，畫一幅，收到望賜復一楹，以慰下懷。雪於此每日上午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餘則無思無爲。惟平生故人，念不能忘耳。兄尙留武林否？雪近爲腦痛所苦，未知何日得西歸相見？昨秋西湖之會，尙形夢寐間也。現待梵學會覓得代人，雪卽逸住海邊，專習吹簫，是亦無俚之極，豫備將來乞食地步耳。海航達權兩兄常通信否？便中乞代候。久欲致書，每一執筆，心緒無措，兄愛我旣深，必能見諒。今如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雪蜨無誤。此後行止如何，另當相聞也。此肅敬叩清安。四月八日，

弟雪蜨頂禮。

與劉二書（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兩楹，畫一幅，想已塵清鑒矣。弟腦痛如故，醫者謂是病無甚要緊，但須靜養，故弟近日心緒至無聊賴。又聞佩公病臥滬上，勢將不起，中心淒愴。未知吾兄居滬，抑尙留武林？暇時萬望見示行止，以慰下懷。弟每日爲梵學會、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梵文師彌君，印度博學者也，來東兩月，弟與交遊，爲益良多。嘗屬共譯梵詩雲使一篇，雲使乃梵土詩聖迦梨達奢所著長篇敘事詩，如此土離騷者，奈弟日中不能多所用心，異日或能勉譯之也。現欲逸住海邊，惟梵學會尙未覓得替人，故暫留江戶，兄賜教望寄東京小石川高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無誤。前命畫扇面，昨歲曾託末底居士題字，因遷居數次，今已失却。又鷄鳴寺圖、聽鶻圖、渡湘水、寄懷金鳳等畫，昨冬本欲攜來付印，然後寄上；今並所得懷人畫數十幀，竟茫然不知在何許矣。此事晤枚公可知其詳。弟西歸無期，相見不知何時？終日但聞無歡之語，回憶秣陵半載，對牀風雨，受教

無量，而今尙可得耶？附去兩刺，望便中寄海航達權兩兄，並乞代述近况爲感。餘容續呈，伏維強飯，臨楮不勝馳戀。四月十一晨，弟雪頂禮。

伯純先生一片，乞寄海航哥代達。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數楸，妥收未雪。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邊，幽巖密箐，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未知吾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達權兩兄，亦久別甚念，或因通書，幸爲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亦幸甚矣。今寄去佗露哆詩一截，望兄更爲點鐵。佗露哆，梵士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遍播歐美。去歲年甫十九，怨此瑤華，忽焉彫悴，乃譯是篇，寄其妹氏。想兄詩囊必盛，能示我一讀否？餘容續呈。四月廿日燈下，雪拜。

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瑤先生轉交雪蜨無誤。

此書墨跡作月十日，柳亞子先生云，觀察前後語氣，應是廿日之誤，今從柳說，編者。

與高天梅書（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戶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衲行脚南荒，藥鑪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門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原文，故舊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馮歌，可謂辭氣

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牛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衲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椰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弼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屈子沈江前三日，阿難發自耶婆堤（見佛國記）舊都。

亞子道公吹萬無恙耶？震新兄不得一晤，奈何？南社一冊，已代呈紹南先生矣。又及。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亞子兩居士連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環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

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生平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册？今去拙詩，尙祈斧政。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民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一千金散盡還強健，四海交空且碎琴一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五月十七日燈下，瑛頂禮。

與費公直書（辛亥四月日本）

公直足下：別後京都小住，頑軀已健全。生鮑魚加糖酢拌食，味究不惡。病後不敢多進，每次僅一碟，常無害耶？君見字，定要說和尙貪嘴，一笑。曼上。

前服之藥甚效，乞以處方錄寄。

與費公直書（辛亥四月日本）

曼上。不日將有遠行。櫻花攝影，乞再寄我數片。根津攝影第二張，未見寄我，望一併見惠，至盼。公直鑒。

答瑪德利馮湘處士書（辛亥七月爪哇）

馮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有甯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明，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尼彌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常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

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日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旬？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甯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叉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塋，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塋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

有皈依心。卽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卽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象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猶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卽雕刻小形偶象，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婆壇，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象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玕瑪爾，華羅疋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壤，有地名屈德，其他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誦海濱土語，南達案案羅之北，直過婆伽翠都芝伽南境；及湖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埗，擴廷至尼散俾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隄」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兩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

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繼」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小，「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離」隱寫；至「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遠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檀皮，或代欄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檀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檀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單孔聯之，故梵土以纒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恒纜」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第，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倣檀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檀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旣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緝又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梅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劫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

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真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轉音，歐州學者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衲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忘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敘事詩，雖頌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切難逢，衲意柴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褫落，更何顏絮絮辨國號，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承旣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至爪哇，昔法顯亦嘗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提」。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僅剩「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頽陽之下，金碧飄零，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

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逸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顰眉否耶？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曼殊沙禪裏。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辛亥十月爪哇）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止齋，爲况何似？楚倉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遄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望諸公惠存，爲我說消魂傷。君武亞子，願耶否耶？十月二十八日，三郎伏枕上言。

天梅楚倉止齋少屏劍華吹萬英士諸居士均此問安。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一月爪哇）

亞子足下——曼離絕語言文字久，昨夕夢君。見膝上蔣虹字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筍相

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醉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漢土，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倉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耶？否？不慧曼殊頂禮。

震生兄已內渡，相會未？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二月爪哇）

亞子足下——前有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廿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十旬，可抵滬濱，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偈。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十四日，瑛頓首頓首。

陶一天梅少屏劍花楚儉默君貞莊寄塵吹萬君武伯年志伊英士諸公無恙否？

與黃晦聞蔡哲夫書（壬子二月上海）

晦哲兩居士蓮座——別後駐香港二日，即啓舩北上。細雨愁煙，侵人病骨，不圖踰蹬？至於斯極，兩居士身心亦無患耶？寒日節到滬，杏花春雨，滴瀝增悲。獨坐吳姬酒肆，念諸故人鸞飄鳳泊，采酒壓愁，又歛歎不置耳。明晨入鄧尉，蒹葭第二圖當於白雲深處爲吾居士下筆耳。破夏臨存，爲山僧說消魂偈，居士願耶否耶？不慧曼殊頓首頓首。

有信乞寄上海望平街太平洋報柳亞廬轉交三郎，

與劉三書（壬子二月杭州）

劉三左右——久別無日不思也。前夕歸至西湖，聯接三函，喜慰無量。今與思淵仲子約定，來滬時奉謁左右，餘容面陳，敬叩僊祉。曼殊頓首。

與劉三書（壬子三月上海）

鑄之足下——前在西湖，約思淵昆貴同叩高齋，思淵連日都無消息，仲哥亦渴欲與兄一晤，苦不識路，未知吾兄日內所來此一游否？不慧東渡之期，當在破夏也，匆匆此叩，儻祉。三月六日，不慧曼殊拜。

答蕭公書（壬子三月上海）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有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歛歔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恣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

知，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曼殊頓首頓首。

與默君女士書（壬子三月上海）

默君女士鑒：曩羈秣陵，偶以他緣，未便奉謁，至今撫然。尊翁亦十餘年闊別，都弗聞動定，思念不置。乞見賜數行，慰此馳想。曼叩。

與劉三書（壬子三月上海）

昨承悲華君見寄詩章，甚感。未知悲君爲誰氏，居何許，乞悲華君更有以教我也。曼殊。

與葉楚儉書（壬子三月上海）

不慧接家母來電促速歸，明晨乘筑前九東渡，孫少侯之長公子暨猶子輩六人隨行，途中頗不

讚莫。楚儉先生，勿以爲念也。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三月日本）

楚儉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甯家，沿道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鷄片、黃魚之畔。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三月日本）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近日腹中寒沍，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箋道念，怨之。舊游雲散，旅况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間尙御薄縣，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曼殊合十。

與高天梅書（壬子四月上海）

劍公足下——前次自南洲歸滬晤震兄，本約同叩尊府，繼以震兄匆匆赴甯，故未克成行，能不憮然？前日歸自扶桑，聞亞子言吾公伉儷曾來海上，又不相值，奈何？今擬來月重赴蓬山，渴望一見，以抒累懷。前塵如夢，不堪追溯。有新詩能見寄否？吹萬居士道履冲和，慰甚。晤時乞代述行止，餘非書所能盡也。夜深肅此，謹候雙安。不慧曼殊拜上。

與劉二書（壬子四月上海）

鑪三伉儷侍者——星期六又須東渡。前約竟不能如願，奈何？比來女郎索畫過多，不得已定下新例，每畫一幅，須以本身小影酬勞。男子卽一概謝絕，吾公得毋謂我狂乎？秋末歸來，再當奉叩。此請雙安。二十一日曼拜。

與劉二書（壬子五月日本）

別來思念不置，起居如昨否？小進初七南歸，弟昨日起行東渡，聊作孤嶼習靜之計。達權允有書至否？匆匆不盡所懷，此叩雙安。名心印，發自長崎舟中。

與海上諸友人書（壬子六月日本）

敬叩亞子天梅吹萬鳳石震生諸居士近祉。六月二十八日，曼殊再拜。

與某君書（壬子七月日本）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激在心，罔有損替。所約弗克應赴；謂山僧日醉卓氏鑪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鷄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矚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

有湖，寒流清徑；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卽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締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可知狂放。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鄧以蟄書（壬子七月日本）

蟄君如握：——久不寄箋，×××××。天氣已涼，×動定有相，甚慰。前聞令兄將東行，啓艤在何日也。仲兄尙居皖城否？瑛將渡海，小住卽南歸耳。相會自當有期，勿以爲念。風雨兼天，客窗書此，敬叩

儂祉陽歷九月一日，瑛白。

查陰陽合歷，陽歷九月一日爲舊歷七月二十日，編者記。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亞公足下——別後甚相思想，聯月弗書一字，故絕音訊耳。秋寒石瘦，可無恙耶？又灘子海濱圖，卽異方飄寄之人，盡日眺望處也。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亞子足下——前日奉去一箋，妥收未英，明日啓程西渡，相見未知何日，殊用憔悴！十五日英發自紅葉寺。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亞子我兄左右——聯上兩箋，想已塵清覽矣。今英啓舫之期，改定陽歷十月三十正午，十一月初七八入蘇州一行。陽歷十一月末至盛唐山，十二日赴香港星加坡等處。我兄何時至滬耶？恩恩此請道安。九月十六日，英拜白。

兄如有暇，望覆我數言，可寄香港馬君小進處轉交也。

與馬小進書（壬子十月上海）

曼殊再拜謹覆進兄足下——接手示，敬審諸公無恙，甚慰。曼由東內渡，羈海上彌月，晨夕不欲書一字，故絕音訊，負良友多矣。小病逆旅，舊友都疎，惟女校書數輩過存。不圖彼輩墮葉飄花，尙有故人之意。君書亦斯時披閱，眷念故鄉良友，尤令人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前遇劉三，謂晦公有新詩見貽，亟欲拜觀。晦公或許再錄一通寄下，爲永永紀念，尤爲大幸耳！今擬病愈赴皖江，小住龍山。十二月初間，當可南歸嶺海，與諸公暢談數日。如有教言，請寄安慶省城宣家花園陳仲轉交可也。晦聞哲夫爾雅諸公均此道候。十月廿六日燈畔。

與劉二書（壬子十一月上海）

劉三我兄左右——示悉。清恙已除否？甚念。昨已函覆馬君，歲末或可南歸。今夕赴皖江，未能走別，但有惆悵。十二月初間重來海上，彼時當謀良會。倚裝匆匆，未盡欲言。諸祈爲道珍攝。嫂夫人清安。行行白。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兄足下：——別後兩月，想起居清豫耳。英初五晨間始抵安慶，暫住高等學校，桐蓀兄亦同寓所；風雨對牀，足慰行旅之苦。吾兄能來皖江一游否？小進兩櫛，亦已作覆。歲內恐不能如願南歸，如何？如何？恩恩此叩。雙安。初九晨，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公足下：——拜誦手示，欣慰無已。小進前此來書，謂不日可以抵滬。英擬陰歷歲杪過滬，未知彼時公能來申否？連日生洞泄之疾，心緒無俚之至，幸得桐兄朝夕對譚，堪自慰耳。餘容續呈，寒凝伏維珍攝。十六日，英伏枕上言。

與鄧以蟄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足痛，迎江寺未能趕齋，今夕料理，幸分一碟。此啓蟄兄。英。

與鄧慶初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雪兄鑒：——久別甚念。昨接而箋，大慰下懷。玉台新詠望早賜寄。此次未嘗至蘇州，某君佳作，倘未有以報足下，奈何？抵皖不覺三週，一切甚適，惟腹內常痛。現寓高等，此間大學名義已取消。英每週工課，託沈君代理八小時，自任六小時，尙覺清閒。天氣嚴寒，盡日不欲多書一字。聞一星期後，室中當放寒假。又須赴上海杭州諸地，歸皖時當趨叩尊府。昨至仲兄處，已見過嫂夫人。以蟄來箋，亦約早日

赴龍山一游。尊翁已於前日回府，想不日復至皖城。又謂素君能製絲棗，真欲弔人胃口耶？素君及大塚方主人之畫均未得，歉然於中。近日已遷入新房，未聞以同君同寓，確否？千層酥實不如楓山甚遠，追懷千葉之游，不可復得，但有惆悵耳。前此信片，爲某君棄痰孟內。今兄所寄者，幸未被某君見之。某君者，某君也，雲中演生以炯諸君。均溫柔敦厚之士，甚樂與之游也。素君之畫必不忘，惟望勿苦苦見催，幸甚。伯純磊白仲戟諸君，時相聚首否？晤時乞代道念，遐年近日亦有長信來此，未知已他遷否？迎江寺甚好，擬明歲於彼處租一寮房，習靜修來生耳。明歲夏間或一游東京，可否未必也。仲兄處亦常去，惟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此後美人小影可勿見寄，風景畫則不妨。允仲兄亦來過一次，想彼甚忙，不能多見面耳。兄如有最新照片，望賜一幅。此處無良善照相之處，故未攝影寄兄也。前此下雪寸許，今已融化無餘。千葉雪景如何？伯純已入何校？念念以童兄有新詞否？詩亦尋愁覓恨之具也。十一月念五日，英白。

前數日僧雲中君出西門，登大觀亭，後由西門步至東門，登迎江寺寶塔，時正崦嵫落日，誠壯觀也。以塾兄嘗來皖城，聚首數日，回鄉後久不復來。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兄足下：——手示敬悉，弟擬陰歷十二月二十左右偕桐兄赴滬，未知彼時兄能來申同傾柏葉酒否？小進來書，謂月內北上，想已至滬矣。或因通函，幸囑其致箋高等學校爲感。桐兄爲况如昨，弟病亦已脫體，無足念也。連日吃八寶飯甚多，然非吾之所謂八寶耳。此肅敬叩雙安。十一月念五日，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於中。寒凝起居奚似，深以爲念。此間遲一週後放假，英擬隨桐兄赴滬。二日，然後同遊蘇州及盛澤諸處，聞桐兄已有信約足下矣。深望彼時得一握手之緣，慰此闊別也。餘非書所能究，匆匆此叩雙安。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昨託桐兄轉寄一箋，想塵清覽矣。今晨接手示，知兄尙未返蘇；然則英隨桐兄抵盛時，必能與兄相會，快慰何言。匆匆此覆，卽叩僊祉。英再拜。

未知盛地可得增餅否？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上海）

亞兄侍者：——別來想起居如昨，甚慰。昨夕抵滬，冷甚，悔未能長隨左右，同傾柏葉酒也。擬明後日往西湖一遊。明歲正月望後，須再圖良會，屆時兄或至蘇州，或遊鄧尉，務望早日示知，幸甚。昨日從吳門驢背上跌下，幾作跛足仙人矣，一笑。吾兄抵梨里時，亦望示我數行爲慰。楚兄問吾兄近况甚殷，且責我不能強兄同來海上也。餘容續陳，匆匆此叩雙安。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癸丑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乍合仍離，可勝惆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吾兄比來遊興何似？桐兄決月杪歸滬，英亦同去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浪游潦倒，無有是處，迹子心情，亦當憐我。六月返西京紅葉寺，吾兄可肯一塵游履否？兄如先在滬濱，乞爲我善護羣花。誠惶誠恐，念一日，英頓首頓首。

與鄭桐蓀書（癸丑三月上海）

桐兄侍者——前日接手教，敬悉道履冲和，深以爲慰。中國公學事，至今尙無頭緒，明日晤孟碩，當再詢之耳。亞兄已至尊府否？英擬來月東歸省母，約一二週再當返滬。吾兄暑期來申否？如有機緣，英當再行趨叩尊府，以滬上繁俗不堪也。恩恩草此，敬叩儂祉，三月五日。英拜百。

現與燕謀仍寓第一行臺十六號。

與柳亞子書（癸丑三月上海）

亞兄左右——久別正相思，晨間忽辱手示，快慰何言！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會許也。道一楚考，均在滬如故。惟劉三久不通書，想在華涇，享田園之樂耳。同儕一若散沙，公約恐不克踐，奈何？英花問之遊已倦，破夏當返東一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幸何如也！三月十日，英拜賜。

與鄭桐蓀書（癸丑四月上海）

桐兄左右——十一號十七號兩箋，均已拜閱。燕君一去十餘日，使人急煞，未審渠有信至尊處否？越公前日回皖，英一人留滬，尤覺無聊。慶初昨夕亦來滬濱，擬不日東渡。英居滬半月，已費去數百金。燕君若不來，仍望吾兄駕臨海上，或寄快信一通，速燕早來，同赴尊府。亞子如已抵盛，望爲代留數日，或得一晤耳。慶初囑筆問好。匆匆此叩，僂祉。四月十四日，英謹覆。

與劉三書（癸丑五月盛澤）

劉三我兄足下：——前於上海一見，訖今又逾月矣。每依山臨水，輒思劉三不置也。英連日生洞泄之疾，已覺弱不勝衣矣。未知劉三含杯選曲之興何似？頃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想聚首之時不遠。英以字典譯事，須待陰歷六月初十左右，方可殺青。然則赴滬之期，尙遲一月，屆時當圖良會，暢舒懷想。達權兄有書至否？或因通書，幸爲英道念也。匆匆此叩雙安。陰歷五月十三日，英再拜。

燕君囑筆問好。

與某公書（癸丑正月盛澤）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脚，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憂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

交多速，衲南歸，願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尙難預定，愴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衲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其言勗之。衲重五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遊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痾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衲惟感篆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五月十八日。

與劉二書（癸丑五月蘇州）

劉三我兄足下：——前在舜湖，曾寄數行，想登記室矣。今日午後，行抵蘇城，住烏鵲橋滾繡坊七十二號，擬陰歷六月二十日過滬，當圖良會。小進哲夫近日有信至否？通訊時幸爲衲道念也。五月二

十二日，曼謹上。

七月遊泰山，亦肯一塵遊屐否？

與劉二書（癸丑六月蘇州）

明日趁早車赴滬就醫，四五日仍須返蘇。吾兄如過滬，幸一過第一行臺，暢舒懷想。仲甫六月中旬攜家至滬，岱嶽之遊，病癒後當可定奪，然衲已掩掩欲盡矣。此叩雙安。初五日，曼拜。

與陳陶怡書（癸丑九月上海）

道一居士侍者：——別更弦望，少病少惱，深慰下懷。辱承寵招，無任惶恐。前以幽鄙無狀，誤信游言，致開罪於慧君，思之歎悔無已。幸居士愍念其慧根微弱，卽所以惠天涯飄寄之人也。自初二日，已謝絕花間之約，雲華二子，爲作證明。重九登高，居士其攜慧子招我於茫茫煙水間耶？曼殊死罪死罪。

與鄭桐蓀書（癸丑十月上海）

桐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歉然。比想興居百福，慰甚。昨燕君來書云月杪至滬，蓋料理渡美諸事云。英尙羈此，來月能東歸與否，現仍未定，以親戚處款尙未交來故也。未知燕君來時，吾兄能來滬瀆聚譚數日否？深恐居此一別各自分飛，會面不知何日。思之慙然。英病况較前略愈，然居中國，所食多油膩之品，殊非所宜；醫者亦囑英早日東歸調養，益令人歸心如箭耳。前亞子去滬時，云返梨棗後卽赴尊府，未知亞子尙與兄等共晨夕，抑往游他處也。餘容續呈。此叩近祉，順問嫂夫人大安。十月二十二日，英謹狀。

易村北上謀差，演生溫中已返皖矣。又及。

與沈燕謀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燕君足下：別來無恙否？瑛連日閉門不出，舊病還未脫體，東歸尙不審何日，歲月蹉跎，令人

鬱結耳。擬重赴武林一游。君抵滬時，乞以所行寄慰此馳想也。筆記數則，乞檢收。十一月初四日，瑛謹狀。

與沈燕謀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燕君足下：——前去數行，並筆記，妥收否？英月杪東歸。昨桐兄來書，囑在滬如見吾兄時，望即往催金家款項。吾兄來時，英恐不及聚首，思之憮然。渡美之期，當在何日耶？匆匆此叩。儼祉。十一月十四日，英白。

與陳陶怡書（癸丑十一月上海）

枉顧失迎，良深歉仄。髯公之約，又不克追陪末席，愧負何言。晤雲華二子，務望爲我善視之。連日部署東歸事，困頓不堪。吾公何時得暇？留滬尙有幾日？望示知之，當圖良會也。子奇早已東渡，公知之未？此上道一居士曼頓首頓首。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昨日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也。病少脫，當往江戶見陳老乞爲道念。匆匆此叩雙安。糖僧拜白。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十二月廿一日，即舊歷十一月廿四日，編者記。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亞子足下，曼殊謹狀。

自此信起四首，北新本全集誤作十二月，今改正。編者記。

與劉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歲杪能否內渡，待我劉三鱸次，未能逆料也。乞代言鵲雛。匆匆此叩近祉，靈素夫人萬福。曼拜。

與葉楚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是間爲三山最勝處，然『河山信美吾土』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

與葉楚儉書（癸丑十一月日本）

前書想登硯址。日來少病少惱，酒量詩懷，又饒幾許？曼連日病臥，一時地址未定；醫者云余病頗重，余固司空見慣，可勿念也。見三少五姑，乞爲我口述一切，幸甚幸甚。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西京奉去一楸，妥收否？昨犯風雨，至大久保孫郎處，後日赴熱海治病。亞子足下。糖僧拜。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十二月廿九日，卽舊歷十二月初三日，編者記。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震兄足下：——西京奉去一箋，想妥收矣。明珠無恙耶？燕昨至大久保，復得瘡疾，少試西藥。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數百株。『已知無奈，姪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吾子其爲老僧轉達明珠否？小住大森，卽往熱海一游。吾猶負意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病不爲累，卽由熱海起程歸國，與吾子明珠暢舒懷想，道一地址吾不知，乃無由達。余數語，吾怒可知。道一時聚首否？幸爲我口述一切。賜教逕寄牛區鶴卷町三〇七石井方轉致無誤。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十二月卅一日，卽舊歷十二月初五日，編者記。

與平智礎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西京奉去一箋，妥收否？昨至大久保，又得瘡疾。明後赴大森小住，卽往熱海，熱海風候至佳。歲內當由熱海歸國。南游亦已定行期否？賜書逕寄石井方，余雖遠游，亦可轉致余逆旅也。寒凝諸祈珍重。薇民兄均此不另。燕影拜白。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西京奉去一箋，想已塵清覽矣。前日至大久保，復得瘡疾，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小住，卽游熱海，當由熱海起程歸國。鶴雛時相見否？哲夫處或因通書，幸爲山僧道念，無任感結，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遠游，必能轉達逆旅也。行客視余甚殷渥，余深感天心仁愛也。靈素夫人無恙耶？海棠哥乞代問好。燕影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至大久保，復得瘡疾。頃至牛迅，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已知

無奈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亞子甯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游，必能轉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燕謹狀。』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東來病發三次，名產物不能多喫，只有 bread and milk，鷄子吾卽不忍食之。道一兄時相見否？和尚不識道兄地址，夢中何以慰相思耶？明珠蕙君都無恙否？乞代傳言，和尚有愁無命，畫債如山，明蕙兩君，何以教我？病脫卽歸海上，放曠杯酒間，吾猶負豪氣如昔也。振兄暨明蕙兩君萬福。燕影伏枕上言。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一月五日，卽舊歷十二月十日，編者記。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振兄足下：——近况何似能以數行相告否？明珠蕙子久未晤面，想風頭甚健耳。道兄何時至滬？晤時望代託道兄爲和尙問訊蕙華意，桐謝黛諸子。燕歲末南歸，再經黃浦，當圖良會也。前許明蕙二子畫，迄未能下筆，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必能轉致余旅舍也。匆匆叩雙安。燕影上言。

今日能食粥三碗，牛乳牛肉雞子及奈良漬物甚多，然則吾病或能愈耳。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一月六日，卽舊歷十二月十一日，編者記。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之欲泣。歲末南歸，遍巡聖迹，石龜懷海，我豈亡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衲于紅燈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一月六日，卽舊歷十二月十一日，編者記。

與劉二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對牀，夢寄中酒之際也。鷄雛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上，畜圖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燕影伏枕上言。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不能西歸，晤道兄望代致意。明春能攜明珠蕙子來游，更妙。振兄足下。燕影上言。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一月十日，卽舊歷十二月十五日，編者記。

與平智礎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未能來滬，與君握手，但有惆悵耳。智君足下。曼殊上言。

復生雲雷兩君，均此道念。薇君無恙否？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須往千葉就醫，歲內不能內渡，悵何如也！賜教寄石井方轉致無誤。匆匆此叩。亞君儼祉。曼殊謹狀。

此信郵局消印，爲陽歷一月十七日，卽舊歷十二月廿二日，編者記。

與劉二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別又兩月，湖光梅影，云胡不思？鷓鴣時相見否？海棠哥作何消遣？燕日來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弗能西歸，但有惆悵耳。靈素夫人無恙。燕影謹狀。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東渡湖光梅影，益增惆悵。日來病狀不佳，須赴千葉就醫，歲內不能西歸。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桐蓀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燕影拜白。

與何震生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二十三兩牋敬悉。英今晨尙覺清爽，能食麵包牛乳。醫者禁余吸雪茄，日服藥三次，其苦非常。但得時往親友家大喫年糕，醫者不知之也。佳人小影，本欲寄上，惟恐鬚子見之，又謂我花三個銅版買來，不甯冤耶？畫不及君者，以美人之命在先。君如至滬，望爲和尙一候之。足下多情勝我，必不辭辛苦耳。是間風候甚佳，汽車較馬車便宜，望足下來此一游。明珠亦有意乎？十二月廿五日，燕伏枕上言。

鬚子蕙姑無恙。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門雞走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誠勿出外，欲一探兒時巷陌，不可得也。盡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十二月廿六日，阿瑛謹狀。

大久保箋，今晨方得拜誦，今日愈覺不佳，醫云無礙。廿八日午後三時又及。

與陳陶怡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道兄左右：——一別逾月，無時不思。起居如何？想清豫耳。英東渡，居西京，大久保，早稻田，追分町各地，將赴大森，意由熱海歸國，誰知舊疾纏綿，異域飄寄。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門

雞走馬之快。連日背醫生往親友家大喫年糕，病復大作，每日服藥三次。足下試思之，藥安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蕙娘三寶五姑黃九輩，時相見否？幸爲和尙口述一切。明春當來海上觀花，未識猶有舊時皮氣否耳？瑛今晨僅能食麵包少許，及飲牛乳可，雞子則不忍啖之。醫者囑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不我遐棄，時惠好音，蕙娘無恙。十二月廿六日，瑛謹狀。

東京汽車較馬車便宜，老三老五老九齊來，都坐得下，非獨蕙娘一人可坐也。三月開大正博覽會，有食人蠻族，長尾生番。望道兄偕蕙姬東游，老僧自當掃榻以待。老僧看破紅塵，決無揩油之理。三寶壘女翻譯林玉娘女士，俊邁有風氣，精通荷蘭語，老僧欲爲震兄作月下冰人。望道兄亟從與之，所謂君子必成人之美也。今日復靜臥。醫者甚嚴厲，不許吸雪茄，喫糖果。飲牛乳哥哥，糖亦不准多放。余甚思一飛來滬大喫耳。連日風氣和朗，翠袖紅妝，往來不斷。前日有麗人就病室問余病狀，入時余以爲老某來也。道兄東渡，務望拖震新同來，吾有真真示之。省得將相片寄去，人又謂花三個銅版買來，耐說討氣弗討氣姐？喻得來廿七日。

蕙娘畫債，至今未償，惶恐無量。

與陳陶怡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道兄蕙姬無恙？——至東不樂交游，故來看余病者，日僅二三人。盡日靜臥，醫師誠勿外出，欲一至兒時巷陌，亦不可得。思之黯然。病榻之側，有碧磁火鉢，余每面向之，猶憶念與道兄居新小川，呷烘麵包塗八達之時樂也。今如夢寐耳！又憶一日隨道兄赴蒲田園，觀牡丹菖蒲，有麗人情意戀戀，矚盼不捨，道兄豈不思念之乎？病室之外，有枯桐數株，舉頭望月，尙念海上解語之花，不識飛向誰家耶？老三老五老九，究屬少病少惱否？敬求道兄爲善護之。天心自有安排耳。余屢問醫生，吾病何日可愈？何時可至上海，食年糕八寶飯？醫生笑而不答。迹彼心情，將謂和尙猶有揩油之興，不甯冤哉？今日天氣陰晦，藕生過存，席上佳人，一一都被藕生驚散矣。藕生情性中人，余甚愛之。話南洲往事，蟬連竟日，聞街上賣豆腐烏烏之聲，始倉皇辭去，謂明晨功課忙，留不得也。藕生尙爲老僧唱爪哇曲子云：「英——英——馬利——布蘭——尼故拉——支那——」此調之不聞久矣。

×

×

×

×

今日病愈不佳，靜臥病室，無人來訪。廿八日午後三時。

與劉二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手示敬悉，瑛病仍未愈。哲夫地址望示知。盡日靜臥，醫者誠勿勞思，未知何日能西歸。偕我劉三吹花走馬，鵲鵲時痛音問否？海棠時相見否？廿八日，玄瑛再拜謹覆。

與劉二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今日嚴寒，病愈不佳，四顧悄然，但有梅影。醫師云：腸病最難療治。余既不專心係愛，天心自有安排耳。劉三靈素無恙？十二月廿九夕，玄瑛謹狀。

昨宵發熱一次，今晨僅能食麵包少許，今日爲除夕，然異域飄寄，凡百俱廢矣。除夕日又及。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今日爲元日，腸疾纏綿，凡百俱廢矣。除夕夢至海上，喫年糕及八寶飯。惠生之弟來書，謂今日午後可抵江戶，或年有糕帶來耳。明珠究怎麼生？倘詠爲郎蕉萃句，不能不怪震生耳。道兄蕙姬無恙否？和尙甚念之。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振新足下——明珠蕙子無恙？燕影子謹拜。

藕生附筆。

與陳陶怡書（甲寅正月日本）

道兄——動定有相，甚慰甚慰。前奉去一牋，託震兄轉致，想已登硯北矣。春晴淑景，緬想道兄樂事正多。蕙子雪三五姑都無恙否？晤時務望爲山僧口述相念之殷，感篆無量。山僧腸病，稍覺清爽，無足念也。醫者戒勿遨遊。擬陰歷三四月間西歸，爲梨花洗妝，未審橫塘綠柳間，可得吳波容與之盛否。

耶藕生昆貴，同在江戶，亦盍念我道兄也。羊日燈下，燕影愔愔白。

與何震生書（甲寅正月日本）

久別，想起居彌健，甚慰。燕腸疾漸就痊可，唯醫者屢次吊人胃口，余甚思至滬吃八寶飯也。今日能偕阿可國香出外游玩，第弱不勝衣耳。明珠君少病少惱否？便中望爲我問安。醫者謂余病約三四月方可復原，足下能與明珠君東來最妙。道兄蕙姑無恙耶？相去萬里，勞勞我思，毋吝教言，感無既矣。陰歷正月初七日，燕拜白。

與劉二書（甲寅正月日本）

相別逾月，伏維燕居清暇，沖明在襟，甚善甚善。淚香腸疾漸就痊可，但弱不勝衣耳。擬橫塘柳綠時西歸，隨吾劉三走馬吹花，或吳波容與，豈非快事？哲夫曾經海上未鷓鴣時通尺素否？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肯爲我善護羣花否耶？淚香誠惶誠恐。

與劉二書（甲寅正月日本）

前日奉去數行，想登記室矣。玄瑛腸疾略瘳，日仍服藥三次。明後日偕友人赴國府津親戚處一游，阿可國香亦同行也。一俟熱海歸來，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聞。此後賜教，望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鷓鴣仍在滬否？久不聞此公幽憶怨斷之音矣。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許，想吾劉三村居甚樂耳。正月十三日，玄瑛拜白。

與柳亞子書（甲寅正月日本）

亞兄足下——燕居清暇，甚善甚善。玄瑛腸疾略瘳，明後日偕阿可國香赴國府津一游，然後重往熱海，一俟熱海游罷，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告。後此賜教，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許。玄瑛愬愬白。

與平智礎書（甲寅正月日本）

智兄足下：——一別累月，思何可支？昨日拜誦手畢，敬稔興居百福，冲明在襟，甚善甚善。燕比日腸病略瘳，唯弱不勝衣耳。醫者云須靜養三四月，未識橫塘柳綠時，可有吳波容與之盛否？明後日當之熱海，歸時遷居停妥，再當函達。後此賜教，望勿寄東京石井，恐遺失也。復生雲雷蔚齋諸君，近日作何消遣？亦常聚首否？念念是間連日嚴寒，想武林春晴淑景，足下游興正酣，深以爲慰。正月十九日，燕影匆匆白。

晤海上故人，幸爲我道念。此間陽歷三月開大正博覽會於上野公園，足下如有意來游，燕當與足下同歸滬上也。又及。

與劉二書（甲寅正月日本）

行止未定，賜教勿寄東京石井。一俟至西京，再當函達。春晴淑景，想劉三村居正樂，甚慰。海棠香

子尚在滬否？鷓鴣久別，未聞動定，未知尊處時通訊否？賤恙漸瘥，日編英文書籍十數頁。擬陰歷四月底來滬一行，結習未忘，不能不思海上俊侶耳。正月二十二日，玄瑛再拜。

靈素夫人無恙。

與徐忍茹書（甲寅正月日本）

忍公侍者：承示，敬稔燕居清暇，甚善甚善。觀梅盛約，容日偕藕生同踐。『已知無耐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吾公固是多情種子也。良會在邇，快慰何言。正月二十五日，燕影謹覆。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登江中孤嶼，頗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概。今晨阻雪，未上大蓮華峯。歸期當在四月之末，吳波容與，豈不大快。此問亞兄近好，二月二日，玄瑛白。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同阿可登江中孤嶼。今晨阻雪，未上大蓮華峯。歸期當在四月。明珠君到底平安否？此問震九。二月二日、三。

與劉二書（甲寅二月日本）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日少憩梅屋，頗有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內，須赴東京。『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劉三近怎麼生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哲子雄伯如何？此叩僂祉。二月十八日，燕影謹白。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憩梅屋，頗得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

良醫。三四日後，復往江戶小住。『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歸期若定，當再函達。匆匆敬叩雙安。二月十八日，燕影謹白。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憩梅屋逆旅。舊病復發，幸得良醫。大正博覽會二十一日開會，吾兄何不同明珠一來，李相耶老道近况何似？亦曾向校書輩通箇消息否？吾知帶累老道人多矣。住此三四日，卽往東京，歸期約在陰歷四月杪，不克爲梨花洗妝，能不愁絕。慧劍兄好。二月十八日。

與劉二書（甲寅二月日本）

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住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景。住十日，卽赴西京。此叩雙安。二月十二日，玄瑛謹白。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頃至東京，住十日又赴西京。足下何不來東一游？二月二十日，玄瑛拜白。

與何震生書（甲寅二月日本）

頃至江戶，住十日又赴西京。老道安否？明日開博覽會，吾兄能早日來否？明珠君無恙，明珠君無恙？劍君無恙？二月二十日。

與沈燕謀書（甲寅三月日本）

燕謀我兄足下：——別又半歲，思何可支？瑛去冬以腸病纏綿，匆促東來，致未克與吾兄話別。只得託花卿老九輩，爲和尙致意。行時未見素姑爲悵耳。手示敬悉。燕居清暇，冲朋在襟，良深欽佩。瑛東渡以來，病骨支離，幸得良醫，近日稍能赴各地游玩。但有酒能賒，無油可措，遠不如海上門雞走馬之

爲快耳。今擬五六日間過滬一遊，未識猶有舊時豪興否耶？達權兄近日起居奚似，一別逾歲，良友之懷，焉能已已。願蒼蒼者佑我兩兄無恙耳。桐蓀兄亦常通訊。唯阿傳久無消息，想仍羈海上。未知歲末吾兄能告假遄歸否？昔時俊侶，雲散風流，不能令人無青峯江上之思。過滬時當親訪諸姬，一訴吾飄瞥之憾。吾兄亦以爲然否耶？賜書勿寄石井，託桐蓀兄轉致，幸甚。遠適異國，諸惟珍重，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三月十九日，玄瑛再拜謹覆。

與沈燕謀書（甲寅五月日本）

燕君足下：——相別逾歲，起居如何？想清豫耳。衲東居百病叢生，無復昔時門雞走馬之豪氣。吾燕君聞之，作如何感慨耶？前奉上兩箋，未審妥收否？小鳳仍是賣文滬濱，素雲三姑輩，又不知下落，美人固多薄命者也。桐兄教授長沙，不久當北入燕京云。迴憶烏鵲橋邊，滾繡坊裏，未嘗不黯然魂消也。去歲字典，未知已出版否？潮音序文，乞賢師早日成之，無任延佇。新大陸樂事正多。Mr. Maurice E. Bandmann 俊侶新從英倫至此，衲與騷人孟頌，已三渡春風矣。Miss Doris Mayor, Cooke

明眸善睐，較湘君有過之無不及，想燕君聞之，當爲老僧浮一大白也。陰歷五月二十七日，沙門玄瑛
娑禪裏。

與徐忍茹書（甲寅六月日本）

忍公左右——拜誦十三日手示，敬悉道履冲和，深以爲慰。僕昨得痢疾，今晨略愈。此後一信念佛，冀梵天帝釋有以加庇於來生耳。元冲兄定月內西歸。台從何日重來？吾公形神在名山滄海間，天下事何可與聞。此日天氣已涼，雖有倚檻窺簾之盛，何如春申江畔鬥雞走馬之快耶？或晤女校書輩，乞爲我代詢近况，幸甚幸甚。陰歷六月二十八日，太倉郭僕頓首頓首。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余卽靜坐終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

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可與晤言也。七月十八日，王昌頓首。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洩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二十三日燈下書。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今日幸有新銀團加入，不致經菓子店窗前，望望然去之。二十八日。

與邵元冲書（甲寅八月日本）

今晨拜誦海上來箋，知居士果無恙，欣歡何似昌？近日頗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飲

源順歸時已十二句鐘矣。阿崔猶得一晤否耶？後園柿子已垂垂作金魚黃色矣。近日曾一到荔香園醉漚齋否？八月初一日。

與鄧孟碩書（甲寅八月日本）

孟君侍者：別去四月，積愫累佈，云何不感。聯接兩箋，敬悉燕居清暇。冲明在襟，幸甚幸甚。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賤恙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怎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數子，不覺淚下。燕君遠託異國，起居復何如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吾當振錫西巡，一弔拜輪之墓，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附去卓方伯一函，乞察收。國事自有佛在，餘無言說。君有奇遇，幸相告也。宣統六年八月十九日，宋玉誠惶誠恐。

與鄧孟碩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倫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

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腐乳，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heese；彼復詢白者，則君曰：白玫瑰 Cheese。此時逆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搏老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亦未可知。遲二日爲西歷度歲之時，念君遠適異國，豬油年糕，必不可得，爲淒然久之。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尙問縞衣人起居。欲言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萬。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宋玉頓首頓首。

與鄧孟碩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拿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

與孫伯純書（乙卯正月日本）

比游兵庫，明日向和歌ノ浦，衰柳微汀，孤舟明月，甚樂也。足下移居之期已擇定否？彥通可有書？
還否？封可景山何日東來？念念。平津足下。正月初五日，玉白。

與孫伯純書（乙卯正月日本）

前日去一牋，妥收未？玉明日歸省，然後赴和歌ノ浦，擬四月中旬返江戶。此間平津居士好。初七

日，玉白。

景山彥迪封可孝岳佐治諸君無恙？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廿四晚行抵塔ノ澤，廿五日下午雪一日，今日天朗無雲，從環翠樓至強羅。明後日當至小涌谷。三十赴海。此間起居。玉再拜。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前牋安收未？昨夕復下雪，今早晴。頃抵小涌谷，山光潭影，令人不忍遽去。三十赴熱海。此詢動定。玉白。

與孫伯純書（乙卯二月日本）

昨日復從強羅經宮宮下返湯本，現寓福住旅館，水光山色，均吾凡席間物。足下起居何似？封可別久，甚爲繫念耳。玉再拜。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豫，幸甚幸甚。吾患肺炎幾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阿傳赴雜港，然否？湘四秦箏阿崔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潛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蟲，放于地上，有侏儒亦于髮中壓出一蟲，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蟲自身上，色白，子之蟲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寧。亞子豈知我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癡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愈歸廣東，體中何如？善保元吉。三月二十二日，孝穆再拜。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紐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罵，紐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何如，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裁。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吾日吸鴉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尙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紫芝齋粽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

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三月二十七日。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闊別清顏，忽然已久。三月二十一日手示，省覽週環，慰同促膝。牧之體中何如？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萊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鳳。鄧方伯妄談國事，譬如牧豬奴折梅花打其豬，吾又何從加一辭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還方伯耳。老大房之酥糖，蘇州觀前紫芝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劫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况，幸甚。吾右手已瘡多時，能登箱根山，唯下山坐皮蓬馬車，遠不如龍飛。老養尙寓富春里否？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小鳳小杜麗娟，都不與我一言，豈像煞有介事耶？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否？君何不攜老三來游箱根，輕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酒能賒，無油可

措，君將何以教我？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吾病兩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散里哆扶斯病，勸余每日吸鴉片三分；他日君來，索我于枯魚之肆矣！方伯仍不見來。麗娟秦箏作麼生，何珊珊其來遲也。小鳳多福，甚慰。弘頓首頓首。

與柳亞子書（乙卯五月日本）

得手教，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游武林，想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豫，欣慰良深。藥以旬疾未瘳，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教授秣陵，體中何如？吾何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近爲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爲累，秋候過已，當赴瑞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平津轉交。此覆敬叩儂祉。五月初八日，樂弘白。

與徐忍茹書（乙卯七月日本）

余入聖路加已三日，行時太迫，故未往尊處一言之。樞生體中無所苦否？念念。暇時望來一譚，慰此岑寂。此問忍兄。十八晨，瑛拜白。

錢葉兩君好。

與徐忍茹書（乙卯八月日本）

月餅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豈欲弔人胃口耶？此來幸多拿七八隻。賤恙將平，當卜居今川胡同爲酒徒。黃老先生何以不送西陽點心來也？未生悼亡果否？見希生，望請其來此一譚，或託其女居停爲我覓貸間，方爲妥貼。總而言之，神田東西，茶果均便也。近日大借款仍無着落。香港之行，當在歲末耳。阿看不準，余外出，余但靜臥，以待先生將月餅來也。徐先生弘再拜。

望帶蓮子蓉月餅四隻，豆沙餅六隻。

與徐忍茹書（乙卯九月日本）

久未晤教，起居何如？想清豫耳。賤恙已愈七八分，唯五國銀團未來談判，是以仍守院中。前書妥收，以出院之日未定，故未答復耳。黃老夫子近况復如何也？秋高氣爽，想遊興正濃。晚上能撥冗一顧吾此蕭，敬叩愆公時祉。一日，瀾頓首再拜。

與徐忍茹書（乙卯九月日本）

明晨作退院和尚。望於明日午前九時過我，并乞爲我再籌一豬之譜。屢瀆清神，無任惶恐。此上忍如居士。元瑛頓首頓首。

與沈燕謀書（丙辰九月杭州）

燕君足下：——昨日過滬會桐蓀，始知足下由美歸國，欣慰無已。三年不見，思何可支？今日重至

杭州住西湖新新旅館，一切甚便，深望足下一塵游履也。兄何日過滬？如至滬者，務望一來，湖山容與，豈不大快。來時行李被褥各事，俱不必帶。由滬乘車至杭，站坐轎，一旬鐘之久可到。來時可先與我一信，以便迎接也。匆匆此叩近祉。玄璞拜白。

與楊滄白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山甫吾兄足下：——秋老冬深，少病少惱，不賤恙已平，或盪漿，或垂釣，歸期還未決也。足下何日來看雪湖？湖上佳話正多，奈無文士耳。如有兵火消息，望即見告。許將軍頗有脫裘豪興否？近學小說家言，得「密髮虛鬢，亭亭玉立」此八字者，擾人神經不淺。足下要寄斯人小影，他日返滬，或當有以報命。阿雲常聚首否？錦雲公子與海珊眉史，何珊珊其來遲也。阿曇再拜上言。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固屬子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

即日賜寄一分，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尊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爲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攜歸，因不能遽答。西域術語，或神祕之名，卽查泰西字書，不啻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書，名 with Byron intaly，記拜輪事最爲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來游，甚佳。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烟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慙慙此覆，敬叩撰安。曇鸞再拜。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惠寄雜誌，甚感。拜輪記得細讀一通，知吾公亦多情人也。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神經紛亂，只好垂綸湖畔，甚望吾公能早來也。朗生兄時相聚首否？彼亦纏絲俳側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雪加當足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滬之期。暇時寄我數言，以慰岑寂。古歷十一月二十三日，玄瑛頓首頓首。

近見杭人未央瓦句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矣。有新製望寄一二。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來示敬悉，Christmas Card亦拜領，感謝無量。拜輪學會之事，如藉大雅倡之，不慧欣歡頂禮，難爲譬說矣。日來湖上頗暖，不慧忽患腦流之疾，日唯靜臥。返滬仍未有期。仲子亦久無書至，正思念之。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如學會果成，不慧當請處士有所贊助，寧非盛事？率爾奉覆，敬問著安。玄瑛再拜。

與邵元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摩爾登糖二百三十七粒，夾沙酥糖十合，紅豆酥糖十合，敬領拜謝。聞有維揚之行，然則何日來湖上？不慧患腦流之疾，何日可愈，不能知也。肅問玄中子好。攀弘頓首頓首。

此信原署乙卯四月日本（北新本書札集百三十四頁）因中間有「湖上」及「腦流

「的話，都與上面與劉半農書相近，故改編在此地了。編者記。

與柳亞子書（丁巳二月上海）

自武林來江上，接手示，知玉體無恙，幸甚幸甚。又二月末或仍居此，俟台從來滬，或可同游梨里。
桐兄何日來滬？君知其消息否？恩恩此覆，亞子道安。元瑛再拜？

晤直長云：足下髮白如七十許人，然耶否耶？

與柳亞子書（丁巳閏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湖上接手教，以亂世流離，未能裁答，想亞子必有以諒我也。今東行省親，未知何日與亞子相見，思之憮然。去歲走訪桐兄，其同寓謂桐兄歸鄉，亦不得一晤。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到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游箱根。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與亞子別十餘年，回憶前塵，恍如隔世。聞無忌公子

竿頭日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約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尙復有在陳之歎，故未如願，惜哉！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

與蔡哲夫書（丁巳十月上海）

手示敬悉。故人無恙，喜可知也。瑛自今夏患痢，已閱四月，仍未痊，可擬一返粵，不可得也。奈何！元瑛伏枕敬覆，順叩僊祉。十月六日。

與蕭紱秋書（丁巳十月上海）

紱兄足下：——接手示，敬悉興居甚慰。羅浮不可不一游，未審足下能候我否耳？賤恙迄未告痊，而平生放人，相去萬里，日臥病榻，思之欲泣。滄公仍未有行期。聞東辟居士不日來申，然耶否耶？十月廿七日，瑛伏枕拜言。

與蕭緝秋書（丁巳十月上海）

緝秋足下：——別來思念不置，比日起居，復何如也？痰痢疾已除，而痔疾大作，日臥海寧醫院，而諸故人都成勞燕，滄白亦不日南游，但有景梁尸時得一晤耳。漢民兄近已返羊城否？見時幸爲山僧道念。異日賤恙果得平者，則必鼓槳南游，隨諸公遨遊西樵鼎湖諸勝，豈不快哉！介石學智兩公，時聚首否？璞伏枕上言。

與丁景梁書（丁巳十月上海）

景梁左右：——久未見教，甚相思想。連日氣候不佳，賤恙亦隨之轉變，惟元氣則覺較前進步。然夜間尙痾三四次，或一二次，視空中之溫寒以爲向背，此見前此受寒過重也。自覺腸中比前時堅固，但仍未可起立，使過於搖動，則難愈矣。現日食不多，胃亦漸強矣。緝兄何久無書至？彼已知吾仍日臥不能起立否？吾兄近日肥馬輕裘，誰與共耶？滄兄久不晤言，見時望代言病狀，並達思念之情，則幸甚。

矣。英謹拜。

今晨醫者謂吾病必愈，且能體強於前，吾但聽之天命耳。又謂余不可讀書或小說，吸烟則不隨意吸之。近日英國白頭已去九江，新易者未至，故食藥時間甚不便。已託連兄爲我購一小鐘，然甚急欲得之也。

乞屬均兄，務爲我得一錶式小鐘，吾日望之而夜夢之，病人之境遇，固苦極矣，因錶式者可以袋中代錶亦可作鐘，一物而能兩用也。吾固無時不思紐兄，且急望天心使吾疾早愈，早日歸粵，盡我天職，吾深悔前此之虛度光陰也。足下閱此後，請將此紙寄往紐兄，彼必能見恕不另書也。

與蕭紐秋書

(丁巳十月上海)

紐兄足下——見漢民兄，乞道相念。元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

(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亞子足下——病臥半載，未克修候，歉仄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六七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聞足下見賜醫費三十金，寄交楚僮，但至今日，仍未見交來，不知何故也。何日過滬？甚望與足下一握手也。佩宜大家無恙否？無忌公子亦無恙否？古歷二月初三日，元瑛伏枕拜白。

與柳亞子書（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亞兄足下——讀手示，敬悉一切，台從春間不果來滬，爲之悵然。尊款託友人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帶來矣，感激無量。賤恙仍日臥呻吟，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須待夏日方能癒，亦只好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約，赴紅梨一探賸蹟耳。佩君均此道候。元瑛拜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374B

